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六

文集

馬石田文集序 李東陽

天地氣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日之為美而陰晨曀夕風雲之變態雷電之光烈亦時有之列乎下者高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崖絕谷亦必

有草樹之為奇羽毛鱗介之為瑞欲泯之而不可得惟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為其然哉氣化為之也當其機緘之操縱槖籥之啟閉鳴而為聲絢而為色凝聚而為實揚播而為芬彼所謂物皆囿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斡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揚聲光於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産其澌盡而泯滅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

之間豈得已哉於其泯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湮於物固君子之所有事也元之入主中國葢有氣化以來所未見八九十年涵養生息以旃裘為冠履以干楯為鉛槧以詩書為吟誦製為文章播為歌咏鳴一代而傳四方者亦不誣葢不獨生中原出南國代傳而世習者然後為能也于以見人之良能無有不具而文章功業之在天下者無所不可教而入也馬文貞公出西裔居光州

所著有石田集若干卷公没之後淮東廉訪使蘓伯修
請於朝刻梓以傳元季散佚不行於世久矣今山西按
察使熊君騰霄光人也甞為監察御史出按甘肅有鄉
先生以錄本屬之謂已闕漏無所質聞公有裔孫在肅
請往訪之君徧歷諸郡久乃得馬鐵牛者遣人詢之果
于壁上得公所撰母夫人墓銘石刻一紙他無所得也
既為按察久政事之暇手自編校重刻以傳而伯修及
陳編修衆仲之舊序皆在焉其稱公甚備考諸元史又

稱其文章精贍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無不可傳者信一代之傑作也若其議典禮興政事摧姦劾惡屢黜而不悔蓋亦有風節焉識者因其文以求之可見矣公名祖常字伯庸官至樞密副使歸遷陜西行臺中丞不赴卒贈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石田其別號集是以名今因其舊云

倪文禧公集序 李東陽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

神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竒峻滌陳雜冗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面聞其論議親見其所施為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宜乎彼斷斷乎其可別矣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槩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東陽辱青谿倪先生舜咨為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禧

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為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手掇舊藁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惜乎散佚尚多不能盡錄公既没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為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嘆曰我國朝肇基淮右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於憲廟其用

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宮常立侯以進自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即席命筆略不搆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嘆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為編至於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絶識學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故雖中立巇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於用而其於典章道化闗一代之盛以為後覯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

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於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為學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趾美承閥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

學者稱為靜存先生已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輩共藏之而遼海編別行於世云

呆齋先生文集序　李東陽

我文安呆齋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舉業程試講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

詠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窩鶴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為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産寳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嶽為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為河為江為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煉探之而有窮取之而復餘者不過為孤峯絶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

竄晷不移日稿不易幅而典册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其渟峙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歎羡以為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為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臣學士恒侈言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徧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為比得鄉試怪

不在優等謂不魁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
第是其厚積而後售持盈而後發溢乎心胷而著之藻
翰者無惑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即
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
肁啟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正統
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每以屬諸先生文貞之
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為續集至數十
卷者先生餘稿嘗裒而焚之於衆所傳誦或未之錄今

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博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謂小慙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若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夐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大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闈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縱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知嗜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

生之子府通判稼刻於廬州本鉅字細弗便繙閲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為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謚文安學者稱為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狀志可互見云

倪文毅公集序　李東陽

有紀載之文有講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詠之

文紀載尚嚴講讀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賦詠尚富惟所尚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為文然前數者皆用於朝廷臺閣部署館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於天下惟所謂著述賦詠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之雖非其所得為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又窮深極愽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數見也苟不得其所尚而徒以為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雖施之天下亦無實用而況不見於用者哉青谿倪先生弱冠

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修英廟實錄及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事明爽暢達有竦天聽而回聖心者然此功猶隱而難知及出為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叅贊留務入掌吏部如黜淫祠却異物謹天戒守舊章諸疏亦嘗考古義稽故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於敷奏間天下皆傾耳注目顯然知勲業之所由建非茍

具書簿循條格之為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至其詞賦碑表序記著述賦詠之作長篇大章泉涌山出聲應響答情興逸發事理兼備游刃於全牛之内安行於逐水之曲固其天資所得素業所就以鳴一時傳四方者自先生觀之亦其餘力所及視彼句鍛月鍊章追而句琢者固其所不暇為亦其所不屑為也先生之父文僖公在正統間以文名有集行於世東陽嘗得而序之先生之文手自編訂以所號名為青谿漫稿知府熊君桂刻

於嶶州其嗣子中書舍人霦請予序予與先生同舉進士入翰林志業契分極親且厚既銘其事行之大獨於文有未盡發者故為序諸簡端先生諱岳字舜咨贈榮禄大夫少保文毅其賜謚也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學士並謚為文實自倪氏始且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張東海集序　李東陽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觀於海而有得焉因以

東海自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能名書者皆莫能及碑板卷帙流布邇遠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為詩清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興所到信手縱筆多不屬藁即有所屬以草書故輒為人持去先生亦自謂刻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置意其間清詞警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全集者蓋鮮其為文隨事觸物必根理義不為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慎重不苟作又以無藁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詩掩其文說者乃謂藝之

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之深也先生歿且二十年其子廣西按察副使弘宜亦卒家又遭回禄之變兵科給事中弘至檢諸舊篋不能十一又訪諸姻友所藏及胥史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為一卷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為先後將刻梓以傳以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品豈惟書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為道德者非必禹行舜趨服堯之服而後為至惟義利邪正不汨於中涵養既久則英

華自發於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生晚得科第為兵部郎官最久志操耿耿不為汙合開口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往於詞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已愛物政宜其人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又為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入而塊玩之亦知其為至寶固不必堆盤積筥然後為富而况於文哉况其人之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

弼汝弼其字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於弘治丁巳年六十闕子弘宜弘至皆繼舉進士弘至為翰林庶吉士世其家弘正弘玉弘金弘圭皆不失矩範諸孫之繼而起者相望張氏之文獻固於是乎徵集旣成弘至以書上京師介翰林侍讀學士顧君士廉請予序嗚呼予言豈足為先生重哉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

為詩三十卷不分體制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旣返葬其子中書舍人𤨏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闋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𤨏持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者則為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於後世則凡序

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凡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彊其或過之不失之竒巧則失之佶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為程試旣而徧讀左傳遷

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廹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醲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皀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眞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特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澌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

乎其為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

葉文莊公集序　李東陽

葉文莊公集若干卷帙同而名異其曰水東藁者為諸生及為給事中參政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而作曰開封紀行藁者為給事奉使河南而作曰菉竹堂藁者在廣東西巡撫而作曰涇東藁者為禮吏二部侍郎而作詩

則以次彙錄文則計體而分皆公手自編定而總之曰文莊集者則其子貢士晨所名蓋將為天下道而不敢以私集視也予嘗讀而論之曰公之文博取深詣而得諸歐陽文忠公者為多公雖未嘗自言然觀其紆餘委備詳而不厭要知為歐學也夫歐之學蘇文忠公謂其學者皆知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敢諫為忠蓋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後之為歐文者未得其紆餘而先陷於緩弱未得其委備而已失之觀縷以

為恒患文之難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所以重天下
且猶輕之而况乎兩失之者哉公學勤好古而志切濟
時其在朝廷敷陳獻替多見采納在藩鎮威惠並行在
部曹清鑒雅操始終不貳其或違志咈意不克自盡則
欷歔頻顣若有已而不能已者然則得於歐學也顧不
已多而况文哉今論者無問可不可文必歸之翰林政
必推之法家執議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判若持法守
律又能以經籍為根柢以文章為藻飾為天下重者獨

非人之所難哉國朝文臣得謚為文者翰林之外近時惟吴文恪公訥魏文靖公驥姚文敏公夔及公要諸當世誠不可易得予生也晩所接見者不過一二人公於我蒙翁岳公為知已故雖不敢知公而獲接言論得其大者凡所以為公計不止為當世道也因以貢士之請為序公諱彧字與中別號及菴所著有奏議録及水東日記則其家所藏故不載云

野古集序 龔詡

世之罵躁俗粗鄙者類曰野而目方直廉介者類曰古予生草野間所交與者黄童白叟而已是故蹤跡罕涉乎勢利之途談論不越乎耕收之事衣冠不隨乎時禮貌不徇乎俗與夫一言一動舉不能諧人耳悦人目而適人意也或者以野罵之或者以古目之予聞而竊自揣焉罵我野者誠得我實不足深過而目我古者虛譽過情非予所敢知也於是兼取二字以命其齋庶幾為晨夕接目警心之助以求去其野而馴致其古已耳然

余平生好吟所成就僅百餘篇其鄙俚迂誕直所謂吳歈巴唱也他日不耻貽騷壇作家之笑錄以成編因齋名而題之曰野古集區區之心非敢以自擬也傳有之曰詩言志予之命意措辭之拙固懸絕千古人而野人惓惓之意或可少見矣天順癸酉八月中秋日逸老龔詡大章自序

重刻雲陽李先生文集序 謝鐸

士有不為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為慊

是固古之所為豪傑而君子不以謂過者也嗚呼若雲陽先生李公眞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既平數十載而後行科舉其教化及人者未深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駸駸嚮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曁其國之將亡也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悟焉嗚呼陳良楚産也楚不純南蠻良一旦拔自流俗君子猶以能出谷遷鶯為豪傑之士况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

卒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為過噫王彥章以鐵槍雄且事梁以死梁之惡天下之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忠若先生者又惡可以其世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歎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與翰林院學士賓之公實同出西平王之後文章行業輝映後先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

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日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旣沒因葬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為鄉邦典刑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繹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履歷為詳因叙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輕重之哉

見素集序　張詡

文章以救時為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歴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髪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為之執鞭也下此則鬬富誇巧雖極其工綴第取悦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繫焉果爾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為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

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為秋官員外郎時抗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糾權倖凛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薦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先帝以言者起公為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

亦為之歛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葢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天必有以一絲而重於九鼎者矣葢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為文為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製異科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弗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為此特醬瓿上意思耳夫

宜以是為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為我序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捉筆於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為幸遽忘其謭陋且讓云

漱石軒詩文卷後語 張寧

士不可以好奇奇者正之反不得已而涉於奇尤有惡於正況加之意乎古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既居其次已非極致而又非正可乎哉孫子荆對王

武子之言實與蘇長公著飯喫衣之諢為對語世之好奇者遂同然稱詡至於今甚復為之穿鑿附會以求通其說大雅云亡何人心之不古如此也夫古之所謂雅言至言善言格言皆敦實周洽切理稱情通達而無弊由之不知習之不察類皆視為常語而獨甘心於談笑之資奈之何詼諧滑稽之不日相感也況子荊本始於誤而一時辨給偶涉於奇猶見重乃爾則彼之縱横合變應機就事真有可奇如戰國時士尚何怪其能自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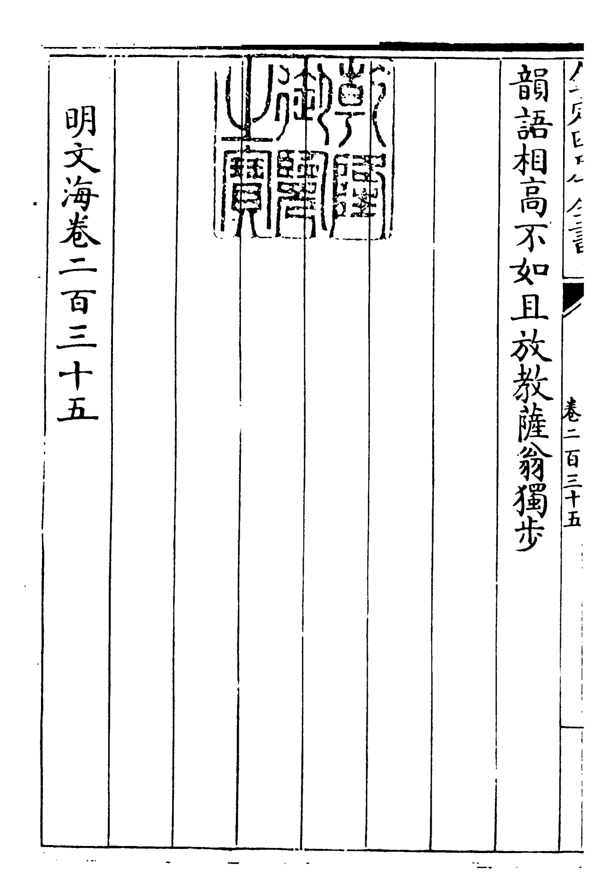
於當世也嗟夫刻鏤者前陳則純樸者退聽言之不臧求行之淑也難矣雖然人文與世運相高下列國之文異於三代唐宋之文異於秦漢正變為竒竒者必將變而為誕誕不可為正不能為則三代以下惟恐不好竒好竒之士其過於常人也遠矣鄉長者孫公學勤以是名軒意必有見於此不然則以其為同姓之閒人而取以示其子孫豈常人之所好哉

瑞石山房集序 張寧

紫陽羽士范棲雲錄瑞石山房諸作成集將刻板以傳求予序予嘗徧歴吳山周覽鰲峯巖穴論渾成博大當少亞飛來峯而清華奇絶過之固天所以括攬羣秀會萃於一隅也當作杭城中山景第一夫天地之文形於兩間上下惟星辰山澤最著所以闡發幽秘而成三才之功者必有言以先之然不違其妙則不能至於其言至言之士自古無幾後世登高能賦一時意語超拔播揚人口往往與風雅並存蓋其言雖未至亦足以備見

人文自不容不存者茲山登遊眺覽歲無虛日題咏著作當倍於常今合所作自元薩天錫而下僅百五十餘章是何無言者之多也嗟夫人之生世才命常相左憂樂常相循豐功偉望既不可自致又不能因事適情樂於所遇以言論自表泛然過從聲迹隨泯殆不如落英墜葉之猶須臾存也不亦可惜哉君子恥後世無聞苟非聖哲而以名言為緒餘其孰能與之也是編勝事實始流傳感會必有至言之士不隨人後者至矣若復以

韻語相高不如且放教薩翁獨步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晉

謄録監生臣龔果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二十七

文集

馬易之金臺集序　張志道

詩至於唐而盛蓋其選無慮五百餘家人各不同而固同於為唐唐之大家首稱杜陵氏善學杜者必本之於二南風雅幹之於漢魏樂府古詩枝葉之以晉宋齊梁

衆作而後杜可幾也蓋必極諸家之變態乃能成一家之自得不然則跐於踵人後志於成一家而卒不先於古人而愧於所謂大家者覬於近代可鑒矣昔唐韓柳稱文章之尤曰學兩漢而為之予謂詩亦然何可以不學古人而學焉者豈摸擬其形似而已耶葛羅魯氏馬君易之以詩聞今世予得其金臺集而讀之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充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縝而華潤皆欲追大歷貞元諸子之為者而頼川老翁新

鄉媪芒山巢湖新隄謡諸篇又以白傅之豐贍而寓之張籍之質古不淺而易不深而僻蓋學諸唐人而有自得其得焉者矣予識易之於京師踰十五年及覩君之游两都歴鄧郟而歸吳越其之官絶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長河而南邁其游覽壯而練習多予知其詩雄偉而渾涵沈欝而頓挫言若盡而意有餘蓋將進於杜氏也乎君以予在詞林而徵予序夫善為詩者固實甚難而果識其詩為某家某家者亦良不易予多君之頴出

於其國人而我朝詩道將復盛於唐也作而為之序

西村集序 盧襄

予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取法近代又力不能致遠乃自近地始焉聞之吾鄉長者云吳興有張淵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璚先生吳江有史鑑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作獲一篇輙口誦而手鈔之然皆未覩其全而史先生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旣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潛泥蟠㝠

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於時名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吴公兵部尚書恭毅王公皆為布衣交上下其論商搉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之名在公卿間尤赫然者也諸先生既殁三四十年間遂不復聞隱君子之作夫豈聲迹俱晦抑偶無其人耶而諸先生之作尤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予同舉進士進士之子璧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睹者悉檢

以授有若夜光明月賈人知其至寶求之弗得而一旦盡得之蓋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讀其賦其詞弘演而不至於淫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淡而不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遠出乎聲比之外者也讀其序孚尹旁達秩秩如也章章如也讀其記詞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錄而不近於諛其生者以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其體佚其詞班班乎可觀商彝漢鼎其欵識要自有別也及讀其氷

利議部政書誅巫之文草姦之對則嘆曰緊非詞人之
詞也慷慨憤世懼俗敝而上弗恤政鈌而民日以病不
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章家有二臺閣經
世之文山林避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
釣而游焉爵禄不入於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
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
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具而未發故發之於其子孫天
道亦不爽哉壁將請於父以先生遺稿授諸梓使子書

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别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

玉笥集序　桑悅

浙之慈谿王君用仁博雅之士由進士出宰練川踰年政通人和乃脩舉文事以元思廉張先生玉笥集善於詠史有古樂府遺風欲鋟諸梓用仁予知浙貢舉時所取士因予調柳而歸懇求予言以為序予取而觀之其詩如干將莫邪新發於硎光鋩射人不可正視又如習

人鷹隼盤旋秋空而招之能下味其詞意蓋以長吉為之師故字練句戛足以破鬼膽而喑巴唱也鐵崖楊維禎當時號稱海内詩豪亦稱許之不置是豈易得耶予不敏愛觀古今詩文而為之品第三代之文姑置不論西漢之初文極渾厚東漢漸趨對偶傑然如范蔚宗反為之倡引漢末歷三國六朝俳體益盛唐興積百餘年昌黎韓公出其文始復於古唐末以至五代延及宋初文格益卑如王元之輩名為作者亦不過隨波逐瀾徐

出泡沫且向非歐蘇曾王四公相繼犄角尚能一空相沿之習而雄峙百代之上哉俄而晚宋作者又悉竒巧纖麗望之如飣梨味之如嚼蠟梅溪誠齋而下則亦不足觀也已元繼宋興文體稍變務為雄長引注不竭差强人意逮於末運詞章則又澎湃盈耳漻乎無聲肆乎永歸者絶不可得觀之張楊二公之作不可見歟嗚呼文章雖儒者末技然傳世之文必置天地於度内會古今為一家叩之而響投之而應言簡而意足語澹而味

深為庶幾是豈初學一蹴之所能至必由是詩為之入門觀其語意之工可以立陳而起腐馴致之以造乎遠之域斯可謂之能文用仁善古文詞其刻是詩不可謂無意於是也我明述作上繼三代亦不為過當天下文運者尚期昴諸

重刊虛舟集序　桑悅

袁州守八閩之三山世英王先生由名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除地官主事歷副郎至今職以文章學行發為

政事有古循吏之風公暇慨念鄉先達王君孟暘以文名當世其所作虛舟集板腐不傳求得善本謀為翻刻求予言弁諸首予觀孟暘之文止有讀書評一篇如宜僚弄丸左之而右右之而左不可定視其詩如西域龍馬過都歷塊徹有躑躅終非凡步孟暘信能言士哉孟暘在當時名聲藉甚受知者薦為翰林檢討入侍經筵總裁永樂大典晚同大將軍英國公觀兵交趾而歸卒以非辜囚縶而死夫譽之與毀相為倚伏觀吳下王君

汝玉評孟暘詩入陳拾遺李謫仙堂室廬陵解君縉謂其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當避竈而煬準二子之所言則當時咸譽可知其譽如山則其謗如海孟暘生死榮辱所繫如此且言欲其立不必出諸口行欲其脩不必踐諸身此則天下大同之世淳風之散久矣相異則忌相忌則疾疾之之至則無所不至焉今古皆然士君子易處世哉諦觀古人逃智為愚去慎以狂倚長笑而應萬變托沉酣以冥萬象雖皆失乎中行原其心欲藉是

以免世其情或可恕也如范滂嵇康之徒不失為狂狷之士有道之世成就之拂拭之當有一割之用或退處丘壑友務光而擯支伯亦足以成其名於後世何至舉世無所依範任其性之所之而為一偏之歸況使之不得其死耶孟賜臨終有自誄詞一篇與陶淵明秦少游自挽詩意同得淵明之曠達兼少游之悽愴讀之至今使人淚下而不禁昔之置孟賜於死地者今復何在徒足以來千古之唾罵果有賢守如世英者為表章其言

以傳不朽者乎君子觀此則知欲有所立不可畏世而不脩而世之欲擠君子者計其必馨香於後世凡不究其用與夫不安其生者皆足以累一代之治化而已之罪終不原則亦可以少戒以成身與世之美者矣孟腸集以虛舟名似知度世之道者而卒不免范睢所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古人所以見笑於目睫也

西原集序　蔡羽

嘉靖已亥之秋文選郎中譙郡薛子君采以其西原集

寓書於翰林孔目蔡子羽令之序東方曼倩云談何容易詩誠易言哉薛子深於詩者也梓既行矣顧屬之序詩誠易言哉三百篇之有六義風殊而雅博賦長而興寄發乎人情止乎禮義風之大約也閭巷歌之政有小大王有降升雅之分也故朝廷奏之有王之德有王之功頌不能忘故郊廟用之孔子删而周衰采風之使不出諸侯之士大夫聘賀飲至公享出餞各舉其成章而諷詠之不聞别有所撰詩之寂久矣騷興而賦見與詩

合體枚乘蘇李變四言而五之也柏梁變而七然皆不

感行漢四百五十年無詩賦拚之也曹劉起而詩道中

興晉宋齊梁各有名家不得相貶謝元暉而下至於江

總古衰而律形矣夫湛淫衰思不可以長流唐初諸家

因之為近體視古雖異然微婉之法猶存至於盛唐發

越奮揚惟恐不至故歌富而律長是賦之流歸嚮也李

白杜甫恣其豪健而傷放促雖以救時之溺去古遠矣

宋三百年詩家狼狽法子美之過也薛子博古强記自

周漢而下諸詩無不究極或采其精妙或尚其理致故其為詩言葩而思温意圓而氣暢夫格局雖由乎學嚮超出實係乎天資君采天姿貞秀意旨優閒故善感善述簡而不迫詳而不厭斯集凡若干篇誦之而莫釋國朝詩不甚感蓋襲宋元之弊弘治正德間其風漸開然尚因於學杜嘉靖來詩人高步務去時趨君采尤卓然者也夫充養足而後家成家成而後言立於戲韞藉融結涵泳千古非學力不能然有非力可得而預詩誠易

言哉

徐君始豐稿序　楊循吉

自予來居鴈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之文焉其言閎肆博大信其為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為杭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拔之末僚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使止此以沒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將何觀焉

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主一接見間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言而從之如此也後世之人即其言觀之者以文視之而已矣茍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有王霸大畧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怪其止於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未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之間以俟其所遇者而已矣其得用者功業顯著而名不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容不然者耳非真有人識之也故

古之士恒為知已者死之誠足死矣夫匿其名於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人日與人接而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有不自懼而耻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大不然者也茍有名士必忌且擠焉尚望論薦乎必其幸會得地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校者焉如欲以文自拔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賤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書元豐類稿後　何喬新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後續稿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濰訣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删其偽者因舊題定註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稿藏於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讀書秘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輙錄之今書坊所

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昆池趙司業琬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譌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故附錄於類稿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論道德之言其

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耶校讐既完謹識於卷末

書孟左司文集後　劉尚賓

余讀太原孟左司巳亥文集集中書林等銘詩其辭莊重典雅綿密繁麗有三百篇楚茨梁山崧高烝民之風又讀蔡澤說范睢客又說蔡澤等篇眞得戰國機權策士闔節彼貪夫狗利烈士狗名精炎於中方且膠固於功名形勢度此言一入耳立見氷釋而瓦解又讀學圃

記鬻宅記義猫記等篇則眉目心思舉止言笑絶類柳子厚寘之河東集中殆不可辨夫儒者必能為文而古文不易得其人慕尚古之道者則能為古文所謂古文者載其所行之古道今觀孟左司其制行醇故其文古文古而又品格高本北方之學者故聲音洪吐兼南土之清新故神情秀發可以名為一家之言矣元有天下文章大槩三變如劉秉忠長江大河規摹闊畧靜脩變化蟬蛻許平仲聖賢心胷諄諄王道盧踈齋姚牧菴背

核糾緊此國初文氣也馬伯庸宋誠夫袁伯長諸人鋪張盛大援据端確此中朝文氣也若夫恣意馳騁發散在外汗漫浸淫無壯激之勢者則虞雍公揭文貞近代之文氣也文章與國家同其盛衰之運文氣既索然而天下國家之氣亦復蕭條不振日趨於茗之華何草不黃之暮景矣然孟左司巳亥文集乃又出虞揭之後固於氣中而不與一氣俱變化而澌微者其故何也今天命我邦家棄舊俗不用紹復古先哲王之大業是致左

司轍還而南如楚有材而晉用之俾援韶頀之音以鳴文物之盛宫商相宣金石交作動盪乎中土列郡悠揚乎江右諸州以究雄文之象之實惟學至於知天者然吾此言而不謂之妄也當時轉而還於南方者二人猶有一人為誰舒守余廷心也廷心文古而純用清氣清氣易以漓故濕先隕越命也夫

葯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

不足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蓋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於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離世絶俗不接乎事與居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憤不介於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能使怨懟咨嘆不形乎其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為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為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錄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戚頌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況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者乎漢唐與

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居其三之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蓋甚衆至觀其論述猶或有艱窮無聊畏罪罹謗之嘆蓋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怪夫言語文章之難乎出於正也元氏之全有中國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詠之故士之仕者苟循理自守則可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接或任違其能叢以細故而繩

以吏責亦烏能脱然無累於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葢世之所至少者也先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仰事俯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昬賔祭繇役之事有常主自為學之外一不以入其心而出仕於朝歴翰林經筵太學太常或為其屬或掌其教日從世之名人大儒雍容講説而未甞預簿書錢穀之煩及乎運衰而祚易奉身而歸為老成人享甘脆華美之養歲時從賔客兄弟嬉遨燕眺子姓左右數十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

賦詩以述其樂余與先生游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
葯房居士集而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
望乎外無所激乎中若不聞乎世之憂患者不平感憤
之言無毫髮見於其間噫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於斯
文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
開其趣故至隁隘淺陋而不足傳也因先生之所遇以
求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是豈特一人之言也哉
是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章懋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

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某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某生也晩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贊其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

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閟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起者耶此某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刪圭峯集題後　崔銑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聞而嗇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於頹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青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宸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予删其文亡謂者若干首存者皆可傳觀凡六卷若干首

何氏集序 王廷相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温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脩實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若此者所謂世變也及考夫董賈楊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令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仲默蚤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於鄉至

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棄積俗肇開賢蘊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誤匹雅合騷儷選遐追周漢俯視六朝溫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標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為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浚川子往與孟望之論大復乃間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祕之久一旦勃勃附化

何所不神即故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即有古人風非神解之故乃爾能之即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界之解未神耳望之亦以為然正德中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書曰孔孟邈矣學漸支離塗岐矣後生汶汶以塞邇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末之究竟者若此天

實爲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論而不息殆濁乎河漢而無涯也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己也玆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澄江文集序　羅玘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旣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於澄江之上而江濆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穽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為

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為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即發其英鋭毅果之氣以臨事則公雖畢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歛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

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追耳又況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偉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為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揚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

文一卷於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為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於後

聯芳類稿序 羅玘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其自待以為司馬遷相如揚雄復生不過也及讀其所為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凡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況其下

者乎乃知衰世戹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疵民之不幸而文亦因之以萎薾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歷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内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將家子弟亦學為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至羈縻之帥築學宫召名士教其子弟如楊日儼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洽也今天下之治餘百年宋不足論也人有不談詩書者為世僇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遐

羈縻之鄉邇來亦然不獨内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瀕則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寧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瀕與之迭為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志其為兄弟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以不朽然其世雄遐方不為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敦睦之風為荒遠者之赤幟以風動之蓋有

裨於世道非細也視彼築宮教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否史猶以為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頫子也綍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存於是稿也間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予陰怪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有是子將必庶幾我中原世家乃已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況於衰亂之世乎非今積治漸濡之久何以得此予故樂為道之從頫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昱號

宜庵蓋昂必瀕而省其政昰當如脢乃宜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慎毋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為化書也

張愈光詩文選序　楊慎

傳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此言何指哉夫其所謂稽古者豈一端而已孟子所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此古人與稽之實也韓子得其解其言曰好古人之言好古人之道也是則欲稽古人服

尚如此而況不朽之言豈有兄古人之心聲而溟涬然弟之哉若使冠飛融之纓而談猶龍之説口侏儺之語而坐章甫之行亦判乎其不類矣言之不可不稽古也如是吾友永昌張子愈光生有異質穎秀出羣未丱而能詩有驚人句及長益肆力於古博極羣書條入葉貫雄辨邃古神搜霆擊上獵漢魏下汲李杜寢歌途咢鞠明究熏弗工弗庸弗似弗止茲其愈光之詩乎句必公穀字必科籀萬卷之富聚若囊括一經之士不能獨詁

玆其愈光之文乎愼與張子自少為詩文友觀規矩而
染丹青五十餘年矣張子詩日益工文日益奇余殆瞠
乎其後者張子不鄙棄余乃屬選其自少迨老之作的
然必傳者凡若干卷總名曰張愈光詩文選嗚呼子於
斯藝可謂極平生之心力矣惟其不試於用而專門於
玆故能必其傳而稽古之效於是不誣歟愈光之少始
為古詩古文有不知而嗤且駭者自信益深中而驚且
詫晚而信以服噫嘻古言之難合若玆況行古道于今

其唾且駭當奚狀乎愈光之為人工於知古眛於適俗
方試場屋名動京師雅受知於父執白崖喬公公欲其
速仕令從銓選立躋清要公不肯就歸居頃之又北上
所如不合浩然回輈以避野荒民自號足跡不入公府
嘗自言凡予吐辭寄贈窮困節義之交頗有萬言不竭
之才於通達周旋之友輙有片言即窮之拙盖其道與
古合者其言之訓古也源於斯矣詩文始彙分小言貴
精荒音靏迺凡十餘種每種各有當代文人為之序俱

附集之首簡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六